

基辛格在100岁生日这天， 对人类的未来发出了最新警告(四)

外交政策、权变机诈手腕，联系当时欧洲列强争霸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研究。其“均势理论”初现端倪。

3 冷酷的现实现实主义

我终生都在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反思如何缔造和平。

——基辛格 《论中国》

批评基辛格的人几乎众口一词，说他是现实主义者，真的吗？

美国的外交战略在20世纪前半段经历过从孤立主义到理想主义的反复震荡，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外交战略，都源于其清教立国精神，有着深层的理想主义底色。这并不足以让美国成为完整的超级大国，除非它能够学会老欧洲的均势政治。出身欧洲的基辛格，没有清教当中的那种道德洁癖，对均势政治极为熟稔；因其生活经历，他又对美国的价值观有着深刻认同。在基辛格的手上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获得了一种有机的融合，带来了美国在20世纪后半段重要的外交转型。理解基辛格，是理解美国外交的重要入口。

从艾森豪威尔政府、肯尼迪政府、约翰逊政府，再加上之

后的尼克松政府，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，基辛格对于美国外交政策、国际关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。

这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悖论，一方面，当时的基辛格，所展现给世人的是极度直接的现实主义智囊面目，他不惮于坦言“有限核战争”，建言用“全面战争”来迫使苏联在美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作出让步，这使他连续遭到了苏联官方、美国知识分子的连声谴责；另一方面，他不放弃任何机会来争取和平，虽然他在尼克松胜选总统以前，并没有获得总统授权来表达美国对于国际事务的态度，但是基辛格却频频以白宫政策顾问等边缘身份，表述实际上是他个人对于地缘政治等敏感问题的观点。

1973年9月22日至1977年1月20日，基辛格出任国务卿——以非美裔身份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第一人，行政权仅次于总统、副总统。

他是美国迄今历任国务卿中权力最大的一位，被不在少数的批评者认为是没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者。与中国打破外交坚冰，在美国保守右翼和“自由主义”左翼的许多人看来，等同于出卖台湾；而代表美国政府与越南达成

停战协议，这让基辛格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，但同样也遭到了批评。

而在基辛格通过与中国、越南谈判来缓解地区形势的同时，美国政府卷入了智利等拉美国家的军事政变，造成民主选举的政府被颠覆，许多知识分子在混乱中惨遭屠杀或离奇失踪，基辛格本人对于这方面劣迹也并未表示过任何悔意。

所以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虽然中国人将基辛格定义为老朋友，热情接待，寄望甚高（希望他在推动中美关系友好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），但基辛格本人为了美国利益，向特朗普建言“联俄制中”也就不会生发任何心理负担。

4 100岁，对人类前途的警告

我们生活在一个破坏性空前的世界中。

——基辛格 《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》

卸任美国国务卿后，他一直对政界保持着极大的影响力。近年来，基辛格屡屡对中美关系提出各种层面的忠告。

着眼未来，基辛格认为，中美第二个需要对话的领域是人工智能。他说：“

我们正处于一个初级阶段，未来机器可能带来全球瘟疫或其他大流行病，给人类造成毁灭的不仅有核问题，任何领域都可能。”

他表示，即使是人工智能专家也不知道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（从这次访问来看，给基辛格浓重、沙哑的德国口音进行录音转写仍然超出了人工智能的能力）。但基辛格认为，人工智能将在五年内成为安全领域的关键因素。其颠覆性潜力堪比活字印刷术，而正是后者传播思想引发了16、17世纪一系列毁灭性战争。

“我们生活在一个破坏性空前的世界中，”基辛格警告道。尽管原则上人类要介入机器学习的反馈循环，但人工智能还是可能成为全自动的、不可阻挡的武器。“纵观军事历史，由于地理和精确度的限制，过去一直做不到消灭所有对

手。（而今）这些限制不存在了。每个敌手都100%暴露在攻击下。”

人工智能不能被废除。因此，中美两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潜力进行军事利用，将其转化为一股威慑力量。但反过来它们也可以限制人工智能构成的威胁，就像通过军备控制谈判限制核威胁一样。他说：“我认为我们必须就技术对彼此的冲击展开交流，必须开始朝军备控制一点一点迈进，双方都向另一方展示有关（人工智能）能力的可控材料。”他认为，谈判本身就有助于建立互信，使两个超级大国有信心保持克制。要诀在于领导人有足够的定力和智慧，能理解为什么不能把人工智能推向极致。“如果你完全靠通过实力达成目的，你很可能会毁灭世界。”

（完）

来源：凤凰网科技

